

有些孩子，不是比較晚來 而是爸爸媽媽走了很長一段路，才終於等到他

新光醫院婦產科 李毅評

門診裡，常常會看見這樣的夫妻。兩個人並肩坐著，卻很安靜。太太低頭滑著手機，先生則反覆翻看手上的檢查報告，空氣裡沒有爭吵，也沒有太多交談，但總讓人感覺得到，一種長時間疲憊後的沉默。

很多人以為，不孕症只是「比較難懷孕」，但真正走進這條路之後才會明白，它消耗的從來不只是身體，還有時間、金錢、情緒，以及一段關係裡原本平衡的生活。

許多夫妻剛開始備孕時，其實都很樂觀。他們以為孩子總會在某個剛好的時間到來，所以從順其自然開始，慢慢變成認真計算排卵期、量基礎體溫、調整作息、吃保健食品、看中醫。只是半年過去、一年過去，驗孕棒卻始終只有一條線。

於是，生活也開始悄悄改變。原本規劃好的旅行延後了，想買的房子暫時不敢下手，甚至連每個月的開銷，都開始被「療程費用」重新排列。

第一次做人工受孕時，大部分的人都還帶著期待，覺得「這次應該會成功吧」。但當第二次、第三次失敗後，那種心情會慢慢變得不一樣。開始不敢太期待，也不敢太失望，因為每一次療程花掉的，都不只是錢，還有一點點被消耗掉的希望。

我曾經照顧過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，她和先生結婚多年，備孕了將近八年。這段時間裡，她做過數次人工受孕，也跑過很多醫院。每一次療程開始前，夫妻倆都要重新討論一次

費用：這個月還要不要繼續？如果再失敗怎麼辦？是不是應該先停一下？

她後來曾經苦笑著對我說：「醫師，我現在看到信用卡帳單，都會有點害怕。」

那句話其實很真實。因為不孕症治療最大的壓力之一，往往不是療程本身，而是那種「不知道還要花多久」的不確定感。

尤其在還沒有試管補助的年代，很多夫妻其實是咬著牙在做治療。一次取卵、一次植入、一次又一次的抽血與藥物，背後都是很實際的費用。有些人為了存療程費，減少娛樂、取消旅行，甚至暫時放棄原本的人生規劃。久而久之，連夫妻之間原本單純的關係，也會慢慢變得緊繃。

有人開始在意「到底還要花多少」，有人覺得「是不是應該到此為止了」，而另一方卻可能仍然不願放棄。很多時候，他們爭執的並不是金錢本身，而是藏在金錢背後，那份對未來的不安。

我曾經遇過一對夫妻，在門診裡因為療程費用沉默了很久。最後先生輕聲說：「如果再失敗一次，我們是不是就真的沒有辦法了？」

那一刻，我突然很深地感受到，對很多家庭而言，不孕症從來不只是醫療問題，而是一場現實與希望之間漫長的拉扯。

而這也是為什麼，這幾年台灣開始推動試管補助後，我看見很多夫妻終於比較敢踏出第一步。補助真正減輕的，不只是費用，更是一種終於能喘一口氣的感覺。當夫妻不用再為

杏林隨筆·有些孩子，不是比較晚來而是爸爸媽媽走了很長一段路，才終於等到他

了每一次療程反覆計算存款，不必在「想當父母」與「家庭經濟」之間痛苦拉扯時，才能把更多力氣留給彼此。

有位病人在成功懷孕後曾經對我說：「以前每次失敗，我們回家都不太敢講話。因為知道彼此都很難過，也知道下一次又是一筆錢。可是有補助之後，好像終於比較敢相信，我們還有機會。」

那句話讓我印象很深。因為有時候，一個制度最大的意義，未必只是數字上的幫助，而是在一個人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，讓他知道：你不需要一個人孤軍奮戰。

很多人對試管嬰兒仍然有些誤解，好像那代表「不自然」或「不得已」。但其實，它只是醫療科技的一種協助。真正辛苦的，從來不是療程，而是那些旁人看不見的等待、焦慮與壓力，是夫妻深夜裡反覆討論未來，是一次次失敗後重新整理心情，也是明明已經很累了，卻還是不願放棄的勇氣。

我常常覺得，在不孕症門診裡，看見的不只是醫療，更多時候，是一段段努力生活的人生。

而那些願意走到這裡的人，其實都已經很勇敢了。

有些孩子，不是比較晚來，只是爸爸媽媽，在遇見他之前，已經先努力愛了他很久很久。❀

